

高僧傳 賁

14  
1475  
21





門 1 4  
號 1475  
卷 21

高僧傳卷四

義解一

晉

洛陽朱士行一

豫章山康僧淵三

中山康法朗五

剡東岬山竺道潛七

剡山于法蘭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淮陽支孝龍二

高邑竺法雅四

燉煌竺法乘六

剡沃洲支道林八

剡白山于法開十

昭和十一年  
二月二日  
購求



燉煌于道邃十一

劉葛峴竺法崇十二

始寧山竺法義十三

東莞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卽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

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卽不聽賣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卽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



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邱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般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縑今寫爲二十卷士行遂終於閩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閣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本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爲心要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之友世人稱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爲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龍旣素樂無相卽得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爲之讚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尅邁高廣物



高僧傳卷四  
三  
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盼響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  
詳正志業宏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卽大小品也晉成  
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  
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  
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  
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  
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匄自  
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

深遠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  
是改觀瑯琊王茂宏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  
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  
爲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  
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  
故偏加講說尙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竺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  
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  
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



高僧傳卷四  
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彩灑  
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  
奏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  
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爲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經見雙樹鹿苑之  
處鬱而歎曰吾已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誓往  
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趾張掖西過流沙行  
經三日路絕人蹤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  
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一人誦經一人患痢兩人比

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橫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  
道以法爲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乃停六日爲  
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此房中皆是香華乃悟其神人  
因語朗云此房是我和尙已得無學可往問訊朗往問  
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  
無益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小未純未得  
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  
此專精道業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中山門徒  
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終孫綽爲之讚曰人亦有言



高僧傳卷四  
瑜瑕弗藏朗公罔罔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徽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移柳泉山鑿穴冥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禮事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即其人也竺法乘未詳何許人幼而神悟超絕懸鑒過人依竺法護為沙彌清真有志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偽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曰

和尚意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日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尚道德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意於是師資名布遐邇乘後西到燉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人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禮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比王濬沖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準高士季顯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存並山棲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道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爲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讚曰索索虛衿翳翳閑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潛伏膺已後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講法華大品旣蘊深解復能善說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王茂宏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恆著屐至殿內時人咸

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中宗肅祖昇霞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慇懃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暫遊官闕卽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爲至德以潛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禮彌篤潛常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貧道見爲蓬戶司空何



高僧傳卷四  
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祇崇遵以師資之敬數  
相招請屢興法禮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  
還剡之岬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阜以畢餘年支遁  
遣使求買岬山之側沃洲小嶺欲爲幽棲之處潛答云  
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驪道人書云  
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  
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瞻宏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  
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閒今在剡縣之岬山率  
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浩然遐邇有詠以晉寧康二年

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武詔曰潛法師理悟  
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  
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賻  
錢十萬星馳驛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素  
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棲  
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友  
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毗曇一宿便誦潛曰  
經目則諷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爲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剡縣城南法臺寺



高僧傳卷四  
焉竺法蘊悟解入元无善放光般若康法識亦有義學  
之譽而以草隸知名嘗遇康昕昕自謂筆道遇識識共  
昕各作王右軍草傷人竊以爲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  
見重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  
之神足孫綽並爲之讚不復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  
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  
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  
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

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  
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  
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  
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元黃而取其駿逸  
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  
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  
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  
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  
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



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爲吳興守與遁書  
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  
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處山縣閑  
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  
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  
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旣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觀  
其風力旣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  
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

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  
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  
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  
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狗赴欽渴緬  
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  
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元  
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  
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旣陳又元其知宛  
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



高僧傳卷四  
一七  
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  
遁乃作釋矇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冥坐山門遊  
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卽  
色遊元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  
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  
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  
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  
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  
哀帝卽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

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  
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  
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紵鉢之王  
何也邈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  
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疊論辯恐殷制支超拔  
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邈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  
所通元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  
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  
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



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元之肆  
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  
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  
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  
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尙安其逸軌探其順  
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尙不  
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  
旣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宏敷至法去陳信  
之妖誣尋邱禱之宏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

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邱  
而不禋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  
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元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  
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  
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  
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宏公器  
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榮蔬長阜漱流清壑繼縷畢  
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



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  
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元模  
允塞視聽踈踏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魏  
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  
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僂俛感若斯  
之歎况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  
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爲優謹露  
板以聞伸其愚管裏糧望路伏待慈詔詔卽許焉資給  
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

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  
合禱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旣而  
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  
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  
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  
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  
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鷄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  
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  
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



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  
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卽窆於塢中厥  
冢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遁善草繇郗超爲之序傳袁宏  
爲之銘讚周曇寶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  
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尙莊老二子異時風好元同矣又  
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懟於物元道冲濟  
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  
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  
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

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  
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旣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  
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  
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  
解致聞爲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爲業研  
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  
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  
月在山冰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



亦甚馴至明旦雪止方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  
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最奇乃徐步東甌  
遠矚嵒岬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華寺也時人以其風  
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  
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  
居剡少時愴然歎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  
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象  
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元首嘉遁山  
澤仁感虎兕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與竺法護同

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淵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  
洽見知名淵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爲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  
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  
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  
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爲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爲羹進竟  
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晉升平五年孝宗有疾  
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  
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



高僧傳卷四  
五  
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  
支道林爭卽色空義廬江何默申明開難高平郗超宣  
述林解並傳於世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  
爲之讚曰易曰翰曰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  
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  
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道林講比汝至當  
至某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旣至郡  
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  
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諺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

至哀帝時累被徵詔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  
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帝戀德慙歎錢絹及步輿  
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  
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  
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  
孫綽爲之目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宏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叔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  
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爲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護公常稱邃高



高僧傳卷四  
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年方爲大法梁棟矣後與  
蘭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  
名山爲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迹經抱後隨蘭適西域  
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圖寫其形支  
遁爲著銘讚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  
馨孫綽以遂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遂有清冷之  
譽何得爲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  
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  
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少入道以戒節見稱如又敏而好  
學篤志經呪而尤長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  
爲天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爲寺崇居之少時化洽  
湘土後還剡之葛峴山茅菴澗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  
競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每盤遊極日輒信  
宿忘歸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也崇乃歎曰緬想  
人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  
崇咏曰浩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  
人之謂乎崇後卒于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刻東



高僧傳卷四  
岫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導之弟弱  
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沐將就  
下髮乃詠曰安知萬里水初發濫觴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  
所行孔邱何故罕言深曰物眇能行是故寡言深見其  
幼而穎悟勸令出家於是棲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  
典尤善法華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  
風敬友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  
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

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  
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至晉寧  
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  
於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錢十萬買新亭岡爲墓起  
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  
孝武南下伐凶鑿旆至止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  
因爲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錢唐出天子乃  
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元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



高僧傳卷四  
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和鄉鄰  
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  
冠之家人女字茗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  
婚之日卽相許焉未及成禮茗華母亡頃之茗華父又  
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  
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茗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  
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  
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矐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俟  
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

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  
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  
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  
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  
令君恤後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宏道以濟  
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宏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  
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  
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  
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饕鏗鏘之聲焯曄之色不與



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  
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  
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  
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  
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  
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  
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  
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  
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若華感

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  
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  
兼著與高士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

音釋

剡	<small>時再切</small>	岫	<small>吾浪切</small>	峴	<small>胡典切</small>	東莞	<small>莞音官東莞郡名</small>
<small>縣名</small>		<small>在越剡縣</small>		<small>山嶺也</small>			
闐	<small>堂線切</small>	縑	<small>古嫌切</small>	犖	<small>力角切</small>	矜	<small>黑乙切</small>
<small>闐國名</small>		<small>絹也</small>		<small>犖超絕也</small>		<small>矜盛作也</small>	
居	<small>永符切</small>	賻	<small>財贈終日賻</small>	歎	<small>一幸切</small>	系	<small>胡計切</small>
<small>居永</small>							
倉	<small>故切</small>	縑	<small>盧含切</small>	踧	<small>踐子六切</small>	踏	<small>資</small>
<small>置也</small>		<small>縑縑衣破弊也</small>		<small>昔切</small>	<small>踐踏恭而</small>		



不自僂俛僂彌盡切俛美辯切餉式亮切穀苦角切窆卯孚切  
 安貌切嵬嵬他胡切嵬時正膜未各切諺俗言也倏倏  
 陂陂也嶠嶠並山名正正膜膜切諺諺俗言也倏倏  
 下下嶠嶠並山名正正膜膜切諺諺俗言也倏倏  
 香香幽切缶缶器久切瓦簣求位切鏗邱耕切金焯焯  
 福也切缶缶器久切瓦簣求位切鏗邱耕切金焯焯  
 鬼鬼切曄曄城輒切紵紵側持切舊作鏗邱耕切金焯焯  
 焯焯曄曄城輒切紵紵側持切舊作鏗邱耕切金焯焯

高僧傳卷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高僧傳卷第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二

- 釋道安一
- 竺僧朗四
- 釋僧光六
- 竺僧敷八
- 釋法遇十
- 釋道立十二
- 釋法和二竺法雅三重出不刊
- 竺法汰五
- 竺僧輔七
- 釋曇翼九
- 釋曇徽十一
- 釋曇戒十三



高僧傳卷五  
竺法曠十四

釋慧虔十六

釋道壹十五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資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卽已聞誦師雖異之而未信

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資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卽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潛於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



高僧傳卷五  
二  
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  
行恆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  
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  
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  
受都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中  
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  
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  
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  
復率衆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

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  
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  
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  
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  
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  
見門裏有二馬柳之間懸一馬篋可容一斛安便呼林  
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  
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篋容伯升也  
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



高僧傳卷五  
三  
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  
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  
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  
妙盡深旨條貫旣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  
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  
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  
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  
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  
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卽清河張殷宅也大

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宏  
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  
廻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  
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願果成謂言夕死  
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  
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  
列尊像布置幢旛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闥  
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  
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治其



高僧傳卷五  
髻既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  
愧服安曰像既盡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  
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  
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  
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  
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  
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  
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  
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

兩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  
日元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  
卽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  
人以爲名答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  
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  
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習鑿  
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  
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  
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



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觀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

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宏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襄公



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  
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  
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  
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卽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  
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敕學士內  
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  
難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  
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業一隅未能抗  
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

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  
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  
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  
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  
道安毀形寧可參厠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  
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敕僕射扶安登輦  
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  
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  
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



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士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尙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鑿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

刺史謝元拒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宏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旣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



高僧傳卷五  
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  
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  
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  
之講堂時維邾直殿夜見此僧從窻隙出入遽以白安  
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  
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  
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  
北卽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眾數十人悉  
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

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  
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  
晉太元十年也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  
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僕  
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  
城內萇與苻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答曰  
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  
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卽嘉所謂略  
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



高僧傳卷五  
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  
善惡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  
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苻堅遣大鴻臚徵  
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  
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  
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  
隴上見之乃遣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  
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  
謂是東方聖人恆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

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  
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  
無極安旣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  
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  
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  
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  
爲之讚曰物有廣瞻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  
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  
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



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  
謬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標  
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  
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  
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旣而悲曰此山高聳  
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  
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  
正文義頌之僞晉王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敕

語弟子俗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  
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  
常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  
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卽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  
失朗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  
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苻堅所徵  
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  
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



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使馳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人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以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

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隴長厯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宏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



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疾小愈詣温温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厯廂迴出相聞與温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温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藉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恆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士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恆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恆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卽有答遠曰不疾而

速杼柚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庶成羣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裘至者千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臥與相見傷若無人頷



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爲之贊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枝德無怍汰弟子曇壹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郗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宏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宏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與沙門道護亦冀州



高僧傳卷五  
古  
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  
靜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  
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  
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  
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等隱  
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  
節禮懺翹勤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爲荊州  
刺史藉輔貞素請爲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

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  
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爲  
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般若西  
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業舊僧  
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  
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  
有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互相摧壓敷乃著神無形  
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旣無盡故知無形矣



高僧傳卷五  
時狀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  
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  
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年與  
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圖  
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  
之功信難可圖矣汰與安書敷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  
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  
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門人所推經遊蜀郡

刺史毛瓌深重之爲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  
一粒穀先取食之瓌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  
舍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  
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  
征締構寺宇卽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  
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羣寇旣蕩復還江陵  
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  
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



高僧傳卷五  
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  
翼神感當於爾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真也後入  
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  
之包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  
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請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  
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卽夢見神人告翼曰  
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  
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  
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

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尙少阿育王  
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  
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  
八日忽有一像現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  
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  
像降我長沙寺焉卽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  
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屬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  
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  
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



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傷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旣沐元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

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卽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卽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納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厲業者甚衆旣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尙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尙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



高僧傳卷五  
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雅見重後隨安在襄陽苻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尚微曰和尚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滴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元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爲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於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



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  
重後篤疾常誦彌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  
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尚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尚  
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卽有  
光照於身容貌更悅遂奄爾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  
墓右

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  
聞家貧無蓄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  
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

竭誠迄受具戒棲風立操卓爾遷羣履素安業志行淵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  
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  
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  
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  
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爲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棲幽  
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晉簡文皇帝遣  
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  
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



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  
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  
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  
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棲閑養志邈超謝慶  
緒並結交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  
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  
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  
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  
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致水晉孝武帝欽

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元興元年卒  
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爲作讚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  
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  
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  
思徹淵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  
呼曇壹爲大壹道壹爲小壹名德相繼爲時論所宗晉  
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邱山  
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尹曰蓋聞



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宏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宏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割愛棄欲洗心清元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

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邱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復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峰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間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道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



高僧傳卷五  
三  
瑯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  
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  
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  
那後暫往吳之虎邱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卽葬於  
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因緣  
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  
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  
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

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采  
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  
紐振元風虔乃東遊吳越矚地宏通以晉義熙之初投  
山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書寫講  
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  
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淨巖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  
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旛華蓋皆  
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答云  
往嘉祥寺迎虔公因爾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



平如有恆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審必終  
又觀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歡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汰他蓋切 愜苦協切 漚漚澤 漚屋號切 漚澤 縣名在河東 篋當侯切 飼  
箔傍各切 闔他達切 沔彌充切 窄側革切 汧汧壟 汧其烟  
地持計切 駢蒲眠切 裘直質切 槌直追切 橙丁鄧切  
屬邳類脂切 下關苦穴切 讞魚蹇切 痾烏何切  
高僧傳卷五 終

番禺孟鴻光校 終

高僧傳卷第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三

- 釋慧遠一
- 釋慧持二
- 釋慧永二
- 釋僧濟四
- 釋法安五
- 釋曇邕六
- 釋道祖七
- 釋僧碧八
- 釋道融九
- 釋曇影十
- 釋僧叡十一
- 釋道恆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宏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恆山宏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

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緼纊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鑿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



高僧傳卷六  
九年秦將苻丕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  
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  
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  
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  
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得棲  
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以成溪其後少時  
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  
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

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  
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  
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  
殿卽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峰  
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  
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  
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  
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  
住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



欲瞻觀會有西域道士敘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  
龕室妙筭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霧暉相炳  
曖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廓矣大象理元無名體神入  
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  
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其茫茫荒宇  
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  
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叩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  
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  
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

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元覽孰扇其極其希音遠  
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元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  
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  
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髣髴神容依稀欽遇其銘  
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  
元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  
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又昔潯陽陶侃經  
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  
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卽接歸以送武昌寒



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爲之謠曰陶惟劔雄像以神標雲翔沉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

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旣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旣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



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伴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尅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

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宏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几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



高僧傳卷六  
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  
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  
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  
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勸旣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  
庶幾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  
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  
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  
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  
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

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  
夕音介曾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  
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  
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  
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贖書  
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  
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  
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  
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



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  
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  
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孜孜  
爲道務在宏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  
關卽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  
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驛未交聞風而  
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  
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  
寓目望途回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

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叩津妙門感徹遺靈至  
於虛襟遣契亦無日不懷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  
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况宗  
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  
爲心會友以仁者必使功不自己若法輪不停軫於入  
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  
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  
之并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升答書曰鳩摩羅  
什和南旣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



緣圯絕傳驛來貶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  
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宏其  
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  
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  
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  
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鍤石雙口  
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  
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  
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

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  
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  
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  
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  
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嶺山勢惑  
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  
悟宗匠誰將握元契末問尙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  
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



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

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



高僧傳卷六  
十一  
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  
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二十卷序致淵  
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元征殷仲堪軍經廬  
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元自入山左右謂元曰昔  
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元答何有此理仲堪本  
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元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  
遠答云立身行道元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  
討之意遠不答元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  
彼亦復無他元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元後以

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  
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元欲沙汰衆僧  
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  
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  
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元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  
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胥將及竊見清  
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  
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旣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  
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



復隆矣因廣元條制元從之昔成帝幼冲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尙書令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元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旣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元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迹所悟固已宏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元雖苟執先志恥卽外從而覩遠辭旨赧赧未決有頃元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旣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



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元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

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騫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元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



高僧傳卷六  
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  
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  
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  
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預學徒  
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  
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  
足下共於釋和尙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  
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

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  
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漿  
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  
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  
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  
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謝靈運  
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  
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  
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



高僧傳卷六  
爲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  
日所得當他一句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  
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道遠  
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  
止持形長八尺風神雋爽常躡草屣納衣半脛廬山徒  
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爲稱首持有姑爲尼名  
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  
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

西域沙門僧伽羅又善誦四合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  
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  
法華毗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甯書云  
遠公持公孰愈范答書云誠爲賢兄賢弟也王重書云  
但令如兄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兗州刺史瑯琊王恭  
致書於沙門僧檢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檢答曰遠持  
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關遙相欽敬致書  
通好結爲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  
觀瞻峨眉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



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  
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旣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  
期耳於是兄弟拔淚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  
禮遇欣重時桓元亦在彼元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  
見持有隣幾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旣疑  
其爲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  
臨去與元書曰本欲棲病峨眉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  
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元得書惆愴知其不可  
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宏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

侶刺史毛璩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惠巖僧恭先在岷蜀  
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  
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爲蜀郡僧正巖公內外多解素爲  
毛璩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殺毛璩割據蜀  
土自號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起  
璩旣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爲譙  
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憩陴縣  
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戮還  
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



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澆水淡然自若福愧  
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  
還止龍淵寺講說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  
寺中春秋八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  
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  
閭經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閭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  
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鄱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  
爲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慧遠共期欲結宇羅浮  
之岫遠旣爲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  
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旣門徒稍  
盛又慧遠同築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  
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  
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  
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  
驅出令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  
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  
以杖遙指馬馬卽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爾致



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爲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海陽爰集虎溪請永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爾後至納衣草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屍欲起如有所

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初入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練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厯當元匠遠每謂曰共吾宏佛法者爾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篤疾於是誠要西國想像彌陀遠遺濟一燭曰汝可以運心安養競諸漏刻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夜集爲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



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卧因夢見自秉  
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  
欬然而覺具爲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  
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  
還卧顏色更悅因爲傷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脇  
而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持戒  
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  
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

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  
畏虎早閉門間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  
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  
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  
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  
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  
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  
鐘覺卽誦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公  
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



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僞秦王爲衛將軍形長八尺  
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爲晉軍所敗還至長  
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旣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爲師  
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尙宏法不憚疲苦後爲遠入關  
致書羅什凡爲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強  
悍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  
邕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色高抗者其類不少恐  
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

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  
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  
受後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  
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  
颯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  
赴號踊痛深天屬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爲臺寺支法濟弟子幼有才  
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  
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



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祖爲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官寺講說桓元每詣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元輔政欲使沙門敬王者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元篡位敕郡送祖出京祖稱以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三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

時晷影無差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遠又有弟子曇順曇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恆道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潯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爲宏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



行清謹能匡振佛法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  
僭有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宏大化建會設  
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  
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學僧未階苦  
忍安得無過過而將極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  
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爲盛僧尼已多應須綱領宣  
授遠規以濟頽緒僧碧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  
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卽爲悅衆法欽慧斌共  
掌僧錄給車輿吏力碧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

等並有厚給供事純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六時無怠  
至宏始七年敕加親信仗身自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  
碧之始也碧躬自步行車輿以給老疾所獲供卹常充  
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勗衆無倦以宏始之末  
卒長安大寺春秋七十三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  
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費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  
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  
絕內外經書闇遊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大奇聰明釋子興引見  
歎重敕入逍遙園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  
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  
始升又命融令講新法華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  
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  
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  
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  
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辟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遵其事今請與

秦僧掬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  
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  
掬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  
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  
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  
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卽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  
皆會闕下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誦抗  
鋒辯飛元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  
爲誇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



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耶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之力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慙善誘畢命宏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虛靜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般若每法輪一轉輒道俗千數

後入關中姚興大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興敕住逍遙園助什譯經初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離乃結爲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華義疏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棲隱處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爲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與  
賢有濠上之契謂賢曰叡比格難五累思不能通可謂  
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  
士負帙成羣常歎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  
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始是鳩摩羅陀  
所製末是馬鳴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薩  
禪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靜偽司徒  
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  
松栢興敕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隆含

吐彬蔚興大賞悅卽敕給俸卹吏力人興興後謂嵩曰  
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美聲遐布遠近  
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  
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  
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  
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  
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  
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謬什而契  
然懸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



著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序并注大小品法華維摩  
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宏讚  
經法常迴此諸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  
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眾曰平生誓願願生  
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城不但身口  
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爲永劫法朋也於是入房  
洗浴燒香禮拜還座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  
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  
與叡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恆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忠見而嗟曰此  
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  
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恆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  
家貧無蓄粒常手自晝績以供贍奉而篤好經典學兼  
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又游刃  
佛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卽往修  
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恆有同學道標  
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恆相次秦主姚興以恆標二  
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敕僞尙書令姚顯令敦逼



恆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恆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敕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也恆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八日詔令奪恆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恆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尙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宏王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

也興又致書於什若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恆標二人令釋羅漢之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諭之什若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足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今恆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元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析妙典



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願也陛下放旣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免恆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恆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弗毗曇序并弔王喬文並行於世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元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嘗讀老子道德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

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關輔時競譽之徒莫不猜其早達或千里負糧入關抗辯肇旣才思幽元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滯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其鋒辯負氣摧衄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



高僧傳卷六  
竟以呈什什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  
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  
有平叔因以呈遠公遠乃撫几歎曰未嘗有也因共披  
尋翫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頃餐微聞有懷遙  
仰歲末寒嚴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愠弟子沉痾  
草澤常有弊瘵願彼大衆康和外國法師休念不去年  
夏末見上人般若無知論才運清雋旨中沉允推步聖  
文婉然有歸披味慙慙不能釋手真可謂浴心方等之  
淵悟懷絕冥之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闇者難曉猶

有餘疑一兩今輒條之如別願從容之暇粗爲釋之肇  
答書曰不面在昔佇想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  
若暫對涼風戒節頃常何如貧道勞疾每不佳卽此大  
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  
宏通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之風萃乎茲  
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親經  
二百餘部什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  
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  
邕肅肅致自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



高僧傳卷六  
若觀初製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  
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貪道一生猥參嘉運遇  
茲盛化自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但恨不得與  
道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  
切難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  
言則乖至云云不已竟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  
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  
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  
涅槃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涅槃者秦言

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漠妙絕於有爲滅  
度者言乎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歸絕稱  
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  
假名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  
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羣有以幽昇量太  
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  
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覩  
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窈窈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  
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



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  
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  
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爲緘嘿豈曰無辯辯所  
不能言也經曰眞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終無  
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  
非有亦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也  
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  
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  
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

則萬累都捐萬累都捐故其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  
而無功神而無功故則至功常存與道通同故冲而不  
改冲而不改不可爲有至功常存不可爲無然則有無  
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  
兮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元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  
而語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  
不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曰肇聞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



神會妙契寰中理無不統故能游刃萬機宏道終日威  
被蒼生垂文作範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  
道也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茫希夷絕視聽  
之域幽致虛元非羣情之所測肇以人微猥蒙國恩得  
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殊趣勝致非  
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爲先但肇才識闇短雖屢蒙  
誨諭猶懷漠漠爲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  
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以爲永恨而  
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其方寸故

能振彼元風以啓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問無爲  
宗極頗涉涅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十演  
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  
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元門班諭學徒耳若少  
參聖旨願敕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旨授興答旨慙慙備  
加讚述卽敕令繕寫班諸子姪共爲時所重如此晉義  
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高僧傳卷第六

音釋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舍十四

釋僧徹十五

釋曇諦十六

釋僧導十七

釋道汪十八

釋慧靜十九

釋法愍二十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道溫二十三

釋曇斌二十四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鏡二十六

釋僧瑾二十七

釋道猛二十八

釋超進二十九

釋法瑤三十

釋道猷三十一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戚  
 今鄉里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  
 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  
 既踐法門雋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  
 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  
 皆慮挫詞窮莫敢訓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  
 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



高僧傳卷十  
二  
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  
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  
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  
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旣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  
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於地筵下食  
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  
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  
樞機得衷王宏范秦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  
旣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

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  
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  
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  
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  
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  
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  
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時大本未傳孤明先  
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  
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



高僧傳卷十  
三  
者請於現身卽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  
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邱山旬日  
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於天光影  
西壁因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旣已去生必行  
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  
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  
符契生旣獲斯經尋卽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  
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  
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

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  
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  
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  
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  
流得慧義慙惇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  
目故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  
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  
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  
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



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元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

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卽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雇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旣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



高僧傳卷十  
三  
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羣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宏讚問

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元侃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卽以相示委卿



增損必有以遏戒浮俗無傷宏獎者適當著令耳尙之  
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懃懼以闕  
薄貽玷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英  
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  
周顛庾亮王蒙謝尙郗超王坦王恭王謚郭文謝敷戴  
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元殷  
顛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  
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  
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

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  
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  
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若使家家持  
戒則一國息刑故佛證適趙二石滅暴靈塔放光苻健  
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  
但傷蠹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祛取未易  
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  
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秦羊元  
侃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



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尙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歷嚴云天竺夏至之日

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尙黃數尙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厝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敕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



高僧傳卷七  
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卽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  
神人告曰君以宏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  
十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  
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  
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  
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無地雅顧眄四衆曰小子斐  
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  
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

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  
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元微時人稱之  
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  
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  
之間善以宏通爲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  
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惺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  
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  
接依然若舊因敕與西中郎遊卽文帝也俄而還京止  
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



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  
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卽坐先獻文旨清婉  
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欸結  
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  
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  
有僧馥者本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  
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爲起  
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  
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  
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  
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餅爲信遂徹宋王  
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  
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  
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  
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  
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卽於廟所石壇下  
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之宋史義後還



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  
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  
清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  
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  
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  
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  
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  
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

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乘厥父之險說求園地  
迨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紜紆彰於視  
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  
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暕後染孔  
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  
宋文所重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  
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  
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元微洞盡幽蹟使終古積滯



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敕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激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

琳旣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卽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頒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弼爲寺主弼曰至道不宏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觀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



高僧傳卷七  
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容貌  
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  
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  
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誦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  
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畢集誦法  
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  
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  
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  
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  
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  
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  
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  
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  
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識者迺乘  
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進坐驢羈於戶外  
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



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  
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  
而止時王宏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  
任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  
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  
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  
劫被錄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羣劫以臨危之際念念  
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時及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爲宋

高祖所重敕爲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  
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上京師鋪  
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  
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憩虎邱山詮先於黃龍國造  
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邱山之東寺詮  
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縑幣後平昌孟顓  
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禮無輟看尋  
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勵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游臨安  
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  
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  
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  
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  
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顓  
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蔬食布衣  
律行精苦學究羣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關杖策從學

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  
辛寺年登耳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覲彌陀後弟  
子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因委曲  
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敘無常言甚切至旣夜各  
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  
汝但眠不須復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  
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軟香潔倍  
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傳并讚讚曰披  
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弗緇弗涅煒燁初辰條蔚



暮節神遊智往豈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  
慧龕東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宏農釋  
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能善說又  
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廬山凌雲寺學徒雲  
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  
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人關詣羅什捉杖  
自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其字云本生  
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隆安後

以杖賂外國僧波沙那那賁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  
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年十三出  
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便精往復聞什公在  
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  
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  
馬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曰以道  
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姚祚將亡關中危  
擾成乃憩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



百餘人與顏延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  
實相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時中  
寺復有曇罔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川康王義慶所  
重焉

釋僧含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筭術  
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  
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含風軌請以居之含  
勗衆清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宏讚正法江左道俗  
響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含迺作神不滅論

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  
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  
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爲南中郎記  
室參軍隨鎮潯陽與含深相器重造必終日含嘗密謂  
竣曰如今讖緯不虛者京師尊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  
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  
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衆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  
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舍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  
論云云



高僧傳卷七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  
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  
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  
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  
遍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  
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板松而嘯於是清風  
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禁管絃戒絕  
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  
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

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勅對並  
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師發軫能爾良爲未易由  
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  
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法  
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  
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壙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  
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敕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  
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



高僧傳卷七  
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  
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  
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  
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  
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  
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  
碧經爲宏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  
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迺  
悟而泣曰卽先師宏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

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宏覺捨命正  
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  
過目斯記晚入吳虎邱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  
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  
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  
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  
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  
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



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爲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旣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

關內旣素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盪一九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旡旡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爲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途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遏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羣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



後立寺於壽春卽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鑿輦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卽敕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邱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爲淨國豈

知上聖流涕大士恟惶者哉因潛然泣淚四衆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宏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礪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準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



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  
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  
獲免後聞河間元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  
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  
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  
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政汪將往省之  
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  
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  
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鄱州邊荒僧尼出萬禪

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  
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卽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  
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卽敕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乃因  
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  
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  
靜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  
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  
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卽岷鑄像因險立室行途瞻  
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勗衆清謹



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顧命令閣維之劉  
思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  
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迺歎曰  
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  
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闇並戒德  
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閭學兼內外尤善談吐吳  
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  
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

涅槃初住治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  
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  
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  
後憩東仰山處處盤遊並以宏法爲務年過知命志節  
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  
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  
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  
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



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

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卽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聞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



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  
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  
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  
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  
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  
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  
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  
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

測邵躬往候之方罷其神俊後從容謂溫曰法師儻能  
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卽日辭  
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敕下都止中興寺  
大明中敕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  
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  
同集人數已定於時寺旣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  
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  
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  
旣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



高僧傳卷七  
三  
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  
鎔斲抽寫神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  
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驟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  
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於座內  
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  
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  
條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賁幽應攸  
闡紫山可覲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  
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軋遐理暢

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  
之室適者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  
名繼天興祚式垂無壇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  
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  
卽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  
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填委相屬  
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  
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  
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



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  
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  
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始住江陵  
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  
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  
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餐聽少時悟解深  
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  
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旣遍歷衆

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  
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帙皆至及孝  
建之初敕王元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  
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讎校斌旣辭愜  
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  
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迺躬自往候  
粲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  
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  
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



有曇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敕亮與斌遞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

矣著元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歎宋世祖藉甚風素敕出京師止定林下寺



高僧傳卷十  
三  
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元  
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  
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  
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嶠崦亡後運乃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  
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  
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  
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敕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  
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

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  
等後義嘉構壘時人讒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  
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敕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  
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吏力  
凡諸外鎮皆敕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  
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  
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  
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  
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



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習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

帝乖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於新安寺同寺又有釋元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於建陽門外敕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宏道道藉人宏今得法師非直道



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  
工畢敕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  
集四遠學賓負袞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  
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  
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輦  
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微  
三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鸞惠敷  
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

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  
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  
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頊之  
進適姑蘇復宏佛法時平昌孟顓守在會稽藉甚風猷  
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  
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  
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於稽邑還紹  
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  
凡經齋會者無不請若值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



疾不堪外赴並送食於房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  
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  
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  
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地東下游觀  
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  
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薈所創也時又  
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  
遊兗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衆屢請

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  
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  
法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負笈盈  
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敕吳興  
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  
宗至便就講鑿輿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棲暮而蔬苦  
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  
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爲宋  
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翼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卽敕臨川郡發遣出京旣至卽延入官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旣積思參元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敕住新安爲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

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微旨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爲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雋氣虛元止於冶城寺每塵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皇帝厚加寵秩敕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爲友袁粲著遠顏論示通難詰往反著文於世又







高僧傳卷七終

番禺孟鴻光校



